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彭　容有如　參閱

鄒庶子奏疏

疏　鄒緝

奉天殿災疏　修省實政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

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

繇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措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

貧矣加之官司胥吏假征暴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

深之費由于物料歲增故也　聞之元正綫糧加

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遍

此時鈔法尚行

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

一節。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墻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遑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

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旣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還也卽加讒毀。以爲不肯辦事。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

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于報

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閒游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憚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是時寄養馬匹之害已如此）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

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韃靼胡人入中國。以（成祖志欲平胡故撫恤降胡以為己用）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

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逆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 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爲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

變也。非省躬責已。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番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

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爲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

道立而奸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葢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為京職者則降出于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

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候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

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淩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克實財用可紓而

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恥

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

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

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

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

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

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

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

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

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　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

李忠文奏疏

疏　　　　　　　　　　　　　　　　李時勉

便民事疏　　察吏漕運恤軍

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勑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

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反考稱職。人無懲勸。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掊尅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實罷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之便。又江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州縣秋糧。每歲運

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厫。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役使。給其家。又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

撤邊之法

論政治疏　備邊褒忠求賢

此景泰初年所上

憂國忘家者臣子之誠心。聽言致治者人君之大德

臣身居草野心在朝廷方臥病床帷忽聞大駕有沙漠之征恨不面陳利害未幾又聞被留之報臣拊心痛哭而不能止既而　皇上卽位詔下人始懽忻踴躍有太平之望臣惟國家之事已往者付之無可奈何未來之治伏望　陛下敬慎以制之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此治國之要道昔在李唐當開元天寶之間正車書混同之日使有憂危之心則後來安有夷狄之禍惟　陛下鑒前古之失究方今之弊留心政務加意武備以安中國以禦四夷則不勝

幸甚所有可言之事略舉一二以聞一備邊之道在選將練兵二者而已選將在通兵法將不知兵法雖使日練精兵亦無所用臣見今武臣子弟襲職惟走馬跳溝射箭而已京師無賴之徒多買快馬教習以規厚利就使試中問以兵法皆不能對故武臣子弟宜先令熟武經七書使知兵法者教之及至通曉令教場演武軍官既試以走馬射箭走陣之法又出題問以圍營列陣破敵攻守之事中有能鋪陳應對者即知兵法者也可以擇而用之昔人學劒者以劒為

一人敵。不足學。去學萬人敵。今走馬射箭正所謂一人敵也。兵法則萬人敵也。夫爲將固當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審日時之利。日時之利在用奇門。蓋奇門乃黃帝戰蚩尤時所立法也。專於行兵用之。古之爲將。未有不用此者。乞擇武臣子弟年少聰明者。俾學習之。既知兵法。又諳此術。則用兵之際。必多取勝也

一臣聞蹈危難而殞身者。人臣之至行。以美名而得謚者。朝廷之大恩。然如宋信國公文天祥之孫忠大節。而尚無謚。將作監丞歐陽珣之死于使事。亦無謚

元信豐尹李廉率衆保障縣境與其子先後俱死於賊至今俱無謚誠爲缺典今文武從臣扈駕北征必有橫罹兵戈仗節死義者多俱宜撫恤孤稚優給其家其有應謚贈祭弔者令禮官稽考加之恩典以勸方來一旁求俊義固國家之盛典簡命大臣尤國家之重務此諸葛武侯所以拳拳以親賢臣遠小人爲其君告也夫賢臣日親則可以致治道之興隆小人日遠則可以免綱紀之頹靡此萬世之勸戒也　陛下嗣位之初宜擇正直大臣有德望冠于當時者以

爲輔弼使朝夕納誨于前其于庶位亦以求賢能練達之才而用之以幹理庶務則政治興而萬事理矣曩者在朝用人多有出于閹宦之口是以用之多不得其人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至於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此誠王政之大端不可以不慎者也夫以將帥之選既得其人在廷在外又得正直有爲之才若用之以撫中國則恩澤流而人民安用之以馭夷狄則干戈振而邊患息然後特遣使祗迎大駕還於中土有日矣唐史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惟其時矣臣年老日薄西山不能弓貟矢以任勞力姑述所聞以進惟賜裁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無錫楊世愈爾韓　參閱

王忠肅公奏疏

疏　王翺

邊情事　撫輯兩廣猺獞

訪得兩廣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一向安妥，後因黃蕭養之亂，與土木之變，同時共發，為猺獞與楊信民等所破誅，蕭養之徒，作耗在於有司者，不設法處置，惟務妥安

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至舉秦二年、保以村清南廣互相觀望、乃命公爲總督）及至戰艦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推避、略無禦寇之謀、相顧愴惶、莫效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爲墟、刼掠其資財、繫縲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本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又到廣西、見彼處二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獞人狄人、曰狑人曰獠人、皆獷悍慓疾之名、曰溪曰寨曰峒

日臨。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
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
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
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則相屯聚而保護。覩其背叛
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皆緣將臣所司不
西南
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攝服。甚至欺其遠
夾發動皆由於此。
方無告。掊尅殘忍。使不得安其身。謂其蠢爾無知。生
倒是非。俾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
懦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况素無教令。而禀性强梁

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致攻刼鄉村。侵擾百姓。或
報復私讐。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
民日見凋弊。殺傷殘患。不能聊生。上賴神謀廟筭。其
首惡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党未除。以致猶厪聖慮
命臣等前去撫勦。除差人四散招撫猺老獞老人等
總兵官會同土官土兵前來。申以 朝廷恩威之重
諭以善惡禍福之由。彼皆稽顙俯伏。懽忻鼓舞。許自
遷改。禮待而歸。及各處猺獞人等。所在衆多。不能一
一招撫。亦皆轉相告戒。臣又密切訪。得彼皆自謂

朝廷見差大官人每招我今後不要出去作反各歸鄉尚生理且臣始到兩廣之時查得賊尚有三四起自九月以後少有報到聲息間有一一亦皆鼠竊狗偷今亦散去此皆　陛下神威遠著聖化旁行遂致蠻夷之屬感恩思報回邪之党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始終不出有悞朝廷久遠之計葢彼蛮野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可保久安若一有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又必難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冒瀆　宸聰伏願

皇上量同天地赦舊圖新仍勑該部行移廣東廣西總兵鎮守大臣并各都布按三司府州縣等官趂此退務稍靖之時務求久遠常行之計洗心滌慮革去前非其餘各猺獞人等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來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公巨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筋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義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遜之氣自消矣若有仍前侵尅致生釁端必罪不宥如此則海隅嶺表之民庶得安生不勝幸甚

便宜五事疏

四川事宜

湖廣總兵不居常永而居武昌

四川總兵不居松潘而居成都皆非制也

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爲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徙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民安便。其二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粮。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刼掠。若令暫于成都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粮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其三四川所屬吏典、自洪武至今、多不給由、在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良民受害、若立限許令自首免罪、其不首者、事發之日、皆發附近衛所充軍、屯田里老人等隱匿者、各治以罪、則訟息民安、政淸事理、其四四川諸府縣社學久廢、民不知教、所以爭訟多而禮讓少、若依洪武中事例、不問土官衙門。俱設社學。使民夷子弟。皆知讀書。則禮義興行。民俗歸厚。其五四川會州衛、開設銀場、布政司歲運粮八千餘石、供給軍夫往復數千里、若以四川三司及所屬衙門所開

罪囚、除文職官吏犯贓及眞犯死罪外、其餘皆依陝西囚人納米贖罪例。自備粮米、往彼納足、依運磚例發遣、則民省轉輸、官足供給。

周文襄公集

疏

起滅詞訟疏　　周忱

伏讀洪武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寃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

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詞騰涌一則圖賴人民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聳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藉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運磚又復逃潛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除反叛重事外餘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

鹽課事疏　松江鹽課

華亭上海二縣灶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催責不已前塩不敷灶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

二百只給與負鹽灶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助煎辦。庶
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
曰灶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其食足。何
患鹽課不完。前代嘗有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
但起科納粮。令二縣灶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
六餘萬。欲將灶丁秋粮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銀
以所節省耗米。于各場收貯。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
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灶戶。所貼柴鹵錢米。亦于倉
囤收貯。明白支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

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納之際。巧生事端。百計朘削。以致灶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由。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遠問革役。丁力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于官。則在于私。所以連年不完者。蓋由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明。人懷幸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

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縱容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兇惡漸可絕矣。

松江鹽課疏　鹽課

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

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

折收本色疏　備荒

應天鎮江太平寧國諸府，舊有石臼等湖，其中港汊茭蘆魚課，其外平圩淺灘，聽民牧收孳畜，採掘菱藕，不得耕種。是以每遇山溪泛漲，水有所洩，不爲民患。近者富豪之家，築成圩田，排遏湖水，每遇水漲，患即及民。宜悉平之。又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文襄在江南每以變通平準，略仿劉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

之際出糶于民以所得銀物上納京庫則官稅不損民亦得濟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蘇松戶戶周忱

文襄公在江南留心本計如此宜至今見思也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敎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咸戴　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

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困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于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嘗輕其鄉而樂于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以其逐末技也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

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粮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此漢法所謂禁然亦無可如何者也夫日以減矣。其所爲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作。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

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紛營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

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于中外衛所者。輙（此弊今則無之）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有一家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侄。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塡街

衆巷開舖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眞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栟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靑村南滙吳松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冐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粮差負

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藏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于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于此縣者有焉畏粮重者必就無粮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

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
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
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
彌滿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
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
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淸秀者稱爲行
童年記强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
什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
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

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耕開者

此不獨蘇松京師尤甚

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挾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情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之稅額累累如此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

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

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粮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恍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于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撿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　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撿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粮可完

恍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徐纘高孝若　參閱

張中丞奏疏

疏　　張純

復仇疏　　上本封事

一迎復　聖駕、竊謂蜂蟻尚有君臣、豺狼猶知報本

況將相大臣、坐享朝廷之爵位、詎恐　聖駕蒙塵胡

虜而不思迎復之計乎。乞命在廷文武群臣。朝夕計議。何人可以爲將帥。何人可以運謀畧。何策可以迎還 聖駕。何術可以報復讎耻。務在精思遠慮。一舉萬全。如此不惟可以報君父之恩。亦可以奠安宗社矣。一開廣言路。臣聞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元氣行。則陰陽順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耳目開廣而庶政理。今朝廷雖有言路之官。而無敢言之士者。蓋小人專權。言輒有禍。以此人皆箝口結舌。并爲抱葉之蟬。立仗之馬。邇者夷虜犯邊。 上皇親征。

在朝群臣悉皆切諫奈為小人所沮致勞萬乘之尊留滯虜廷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屏除小人進用君子言之當者從其謀言不當者恕其罪如此則下情得以上達而言路無壅塞之弊矣一分兵耀武切照南京應天瀋陽右等衛官軍俱赴大教場新江口操備限以大江阻以風濤有連日不能往復者有連舟覆於風波者又且江非地方徒設各衛之名而無操軍之實乞將應天等衛見在大教場新江口操備官軍退回江北教場操練委廉能智勇都指揮一員

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如此則江南江北之兵威振揚而或遠或近之姦宄消弭矣一考察文官切惟文職分理庶務中間多有不才者惟貪已之富貴不顧民之疾苦間有廉以律身公以涖事者因無激勸之典視彼貪墨之徒安享富貴久則亦不免爲私欲牽制而日習爲汙下矣乞命廉能公正御史給事中分往浙江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將司府州縣大小衙門官員從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民心者存畱管事開具上聞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

貪酷不才、罷軟無爲者、黜退爲民、老疾者許令致仕、如此則賢而有德者、愈有所勸、貪而不良者、皆知所懲矣、一激勸武職、切惟士卒爲國家之爪牙、爲軍職者、當撫之以恩德、庶可以捍外而備內、敵愾而禦侮、柰何近年以來、管軍頭目、不思朝廷養兵待用之意、大肆肥已貪暴之心、或侵欺其月粮、或科歛其財物、剝削之弊、非一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乞令內外風憲官用心體訪、如軍職中平昔貪酷不才、剝削小軍、起蓋房屋、置買莊田者、或體訪得出、

或因人告發、重則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全家發邊遠充軍、輕則量情决打、枷項羞辱、如此則激勸之典行、不待刑驅法治、而自然感化矣、一禁革倉弊、切照南京各衛軍倉斗級、俱用各衛有丁精壯軍人八百餘名、散在各倉、收支粮米、此輩又非官府公心僉點、盡是用財買求應當、及至著役、即肆貪暴、有指以頂厫看堆為名。而强取財物者。有假以扶籮撞斛為由。而嚇要銀兩者。或臨收而故意踢斛淋尖。或未收而生事輒加箠楚。作弊多端。難以枚舉。乞勑該部將南京

各倉軍斗退回教場練操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於附近府州縣僉點相應民人克當斗級收支糧米如此則奸弊自然消弭輸納自然便益一弭除盜賊切惟盜賊之興其實有所自也大抵管民者侵漁苛害管軍者貪暴豪猾軍民窘於衣食不得已而爲盜乞命內外風憲官用心詳察激勸其文武官有能守己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不能恤人者文職爲民武職克軍仍差御史錦衣衛官于南北水陸路往來緝捕如此則盜息而人安矣一拔擢舊

臣、切見洪武永樂年間、中外大小官員有爲事充軍擺站者、有降用爲民者、蓋此等多由監生進士出身游歷年歲。熟於治體今後除曾犯人命贓私外、其一應爲事充軍等項、才行超越、而聲譽素著者、許令薦拔、授官莅事。不猶愈于用初學之士。如此則國家得老成爲用矣。一選任風憲、切惟近年以來。內外風憲多不得人。或庸陋委靡、或奸狡譎詐、或緘默畏縮。或因循苟且此輩比比皆是。尚何望其激濁揚清繩愆糾繆哉。乞將御史如前項不稱者。盡行沙汰。出爲別

風憲所謂邦之司直豈可以平流遷序

官所有缺員於進士監生內選除務得才膽學克志端行潔者俾任是官如此則敗法亂紀者去矣一旁求豪傑切惟三辰不軌選士爲相西夷不貢拔卒爲將又何可以拘拘於資級也哉昔成湯舉伊尹於有莘之野高宗舉傳說于版築之間文王舉太公於渭水之濱是以賢才輩出天下治安乞令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各舉所知或經明行修而才德出衆者或智謀勇敢而諳曉兵畧者有司禮送赴京試驗其可者量授官職如此則韜光晦跡者出矣一增祿養廉臣

聞人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貪致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乞將內外大小官員除月俸六十石以上者其餘量添一二以給身家之用如此則國家有養廉之資臣下勵守廉之志矣一 斟酌漕運臣聞通漕運者在於得人省漕費者在于節用永樂年間漕運得平江伯陳瑄區畫有法軍民兩便近年以來不得其人以致各衛所管運官員惟事剋剝甚至欽軍財為沿途酒色之資與販私貨而人船苦于裝載作弊之

端。難以故舉。乞別選公正大臣。協同督運。仍令該部會計。若有五年之積。官軍可以輪班漕運。如此則軍士少得休息。粮米不致虛費矣。一練將訓兵。臣聞欲保治平之業者。莫先于練將。欲消外侮之心者。無過乎訓兵。切見近年以來。在外各都司衛所管軍官員惟務剝削軍士。聚斂財物。豈思治兵習戰。以防不虞。乞每都司衛所各選有風力御史一員。往來專一提督閱視操練。務要號令嚴肅。兵政修舉。如此則朝廷有所依賴。海宇可以無虞矣。

劉黃門奏疏

疏

劉斌

復讐疏

即今北虜雖已漸退然　上皇未返大讐未復而南方福建廣東四川寇盜未息　陛下正當宵旰不遑寢食更張萬事以新中興之治臣竊觀歷代政治陵夷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何則古昔帝王之政全體皆善無得而議下如漢唐宋其創業垂統大槩稍正而不能無缺畧及其久也不能無廢墜流弊然亦惟大

賢君子知幾識微之士。能知之。能言之。從而補其缺畧。舉其廢墜。救其流弊。我國家法度致治。最爲詳密然數十年來。政壞弊積。夫以法度爲治。固不可以善治。今併法度而亡之。是以貴賤相欺。上下之情不通而民用大困。天象屢垂變告。旱蝗災害薦臻。去年黃河溢。今年海水枯。此雖庸夫俗士。俱得非議時政。不必大賢君子知幾識微之士。而後能知之能言之也

名言尤中當今之病本

臣聞古之聖君。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惟恐一言之不入乎耳者。無他。蓋欲盡聞天下之善。盡知天下之

悉盡通天下之故。四海之內。九州之外。一民一物。一利一害。罔不周悉。夫然後能興至理。以享太平之業而收雍熙之效也。臣忝廁言識。謹將時務條陳。一爲政莫先於得人。然得人必自大臣始。今在京各衙門惟文淵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乃朝廷樞機所關。苟非其人。則曠位妨政。而欲天下平治難矣。臣願 陛下愼選賢才以充厥位。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最宜辨晰不然即爲小人所紿所謂德者。剛徤無私。忠貞自守。非碌碌庸庸無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

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爲。應變無窮。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可勝股肱之任。至于在內百寮。與在外司府州縣之職。其責又在吏部。方今用人惟進士監生二途。進士銓授固有定額。至如監生之除。全由吏部。即欲辨其孰賢孰不肖。雖聖人難之。故必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然後賢否可知。今則不然。考課之法不過紀歲月循資格而已。自非干犯于士師。雖有罪終身不被黜罰。人亦何苦而爲善。何懼而不爲惡。何苦而爲廉。何懼

課吏古之所難。然無法。

莫甚于今日。恣貪冒太容。而天下無專制之權也。

而不為貪哉為今之計乞分遣公正御史巡行天下會同巡撫等官考察府州縣官之庸奸貪酷者黜削有差以慰民心一有天下者雖不可以窮兵而黷武亦不可以休兵而偃武也我朝　祖宗之於兵養之也厚練之也精律之也嚴是以當時戰勝攻取無敵于天下近數十年典兵官員既私役正軍又私役餘丁甚至討取月錢糧不全支是致軍士救饑寒之不暇尚何操習訓練之務哉正如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但知家室之營金帛之積輕裘肥馬之是尚兵機

戡策之罔知。一旦有警。令總率三軍。幾何而不至于喪師誤國也。臣願　陛下革積習之弊。復　祖宗之制。且精選敢死士五千人。別紀其名。與之約其爵賞預錄後嗣以作興其志使人持長刀各堅盔甲。選驍將領之。別爲一營。專任前鋒。凡與賊戰。先令攻以火器。因賊少却。我悉麾敢死士迎戰而前。以身鑽馬首。橫斫馬足。虜雖閑於弓矢。然迫近則不得發於是大軍乘而攻之。則戰無不捷。虜不難勝。而　上皇車駕。不旋軫可復矣。一民惟邦本。故人君於民。不可不思

保恤之也然恤民之道當先困窮蓋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於人幸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充數月之食況復旱澇乘之欲無飢寒胡可得乎及賦稅之出力役之征區長里正往往避强凌弱而豪宗右室每縱吞噬貧官汙吏復肆侵虐雖屢歷明詔然富民沾恩者多貧民蒙恩者少宜令各處巡撫等官親督有司官吏勤加撫恤抑遏富豪務使小民均蒙實惠一賞罰人主之大權而必貴乎明信焉賞罰明則行之當

而天下悅服賞罰信則行之果而天下不疑國家十餘年以苟且姑息為政所賞者未必皆善所罰者未必皆惡此所以不足示勸懲而事功不立政令不行人主之大權幾乎息焉臣願　陛下總攬乾剛一賞一罰必明必信則威德誕布而天下信服矣一寃抑不理亂之階也昔秦以無道屈天下而人不忍其憤故陳吳劉項起而因以覆秦今者遐方窮陬之人紛然赴愬京師者日數十百人而天子之都士師之庭獄訟如郡邑如此則天下之寃抑不得伸者固可槩

見而執政者曾不以告于朝廷臣恐積怨之民將有乘之而起為亂者矣乞勅巡按御史并諸處巡撫鎮如此不独可申寃抑兼省告訐守等官分行撫巡辯理寃枉以慰民心以除亂階一

用兵之事有三曰攻曰戰曰守中國之禦夷狄無所事乎攻惟守與戰而已蓋寇在外則據險而守寇在內則提兵而戰守為策之善而戰非吾之利也臣向言紫荊關守加兵守備兵未及加而虜已破關入矣今幸逐之出境乞速勅各關濬壕塹完壘壁加精兵于要害之處以援其急勿蹈前失使虜得乘間而入

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自皆以修身爲本、今四海之人、向背億萬其心、惟　陛下綏之而使之來、好惡億萬其情、惟　陛下動之而使之和、陛下言之而善、行之而當、則天下從、言之未善、行之未當、則天下違、是　陛下以一身而繫萬民也、陛下嗣大曆、登大寶、而位參天地、惟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變化交通、而萬物育、不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乖戾閉塞、而萬物索、是　陛下以一身而繫萬化也、古之帝王自修身齊家治國以至于平天下、又自至誠盡性以

至于盡人物之性、而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於此、至矣、然遡其源、實自窮理始、蓋理窮則所見者明、而天下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疑其心、所見者遠、而天下之近功小利、舉不足以塞其量、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是道也、臣願 陛下法古帝王以窮理爲修身盡性之要、以修身盡性爲治平參贊之本、敷御經筵、務擇名儒、相與討論、以資至治、究性命道德之微於六經、稽古今事變之迹于諸史、則聖學日新、舉而措之政事、將見生民遂而四海寧、天

地位而萬物育。而　陛下之功業。可與古昔帝王齊驅並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